

温馨系列

梦

归去

于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梦 归 去

于 晴/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01 号

梦 归 去

于 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6.5

字数: 130 千字 印数: 5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4—03254—9/I·328

定价: 7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对深爱着的青年男女
在幽静的百花园里建立一所爱巢
谁知一阵惊人的风
把满屋的爱情泡沫吹散了……
留下的只是编织过的绚丽的梦。

老太太推开门前的低木栅，带嘉斯走进里面的园子。

这园子面积不大，但是铺着细绿而油滑滑的草地，十分平坦。小径还种植些灌木丛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。

园子边的小径，走上十多二十步，已到了这间屋子的大门了。屋子的木门有些残旧，用笨重的铁锁，锁着门闩。

老太太摸摸口袋，把一枚门匙取了出来，用钥匙插进门闩，她开了门。

“我姓曾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人人称我曾老太太。这屋子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，现在没人住。”

曾老太太把门闩打开，推开门，木门发出“啊”地一声。

门键要上油了。第一件事闪进嘉斯脑门的，就是这念头。

“你贵姓？”曾老太太开了门，问身后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。

“我叫嘉斯，姓洗。”嘉斯回答。

“进屋来吧。”曾老太太走进屋子，第一件事，是拉开窗

框边的窗帘。

窗帘已残旧，连原来是什么色素都看不出来。屋子内有些霉霉烂烂的气息。

四面一看，家具全铺上布幕，屋内是尘，还有蜘蛛网。曾老太太连忙打开窗户，好让新鲜空气透进来。

“楼下就是这些地方，这儿客厅，那边饭厅！”曾老太太用手指引：“厨房在后面，对了，那边可以通到花园去。”

嘉斯立即把这屋子的状态全闪进脑内了——她利用她职业化的头脑，只要略略一看，一切都全有了印象。

窗户全得改过，铝边，大块的玻璃。地上全要铺厚地毯。饭厅那块墙要凿去，全要放上落地的长窗。

“楼下没有什么，”曾老太太向嘉斯说：“洗小姐最好的地方，是在楼上。”

于是老太太带她转上楼梯去，这条楼梯用木制成，这还可以，上面全铺地毯，就可以很美观了，但是脚步踏上楼梯级，所发出的“格格”声，就实在令人不舒服。楼梯要重新改过，修过——她又把这些印进脑海。

“上来吧，上来，”曾老太太走到上面，很兴奋和自傲地嚷：“你自己来看看，这楼上多美！”

嘉斯马上赶到上去，一路上楼，她带着惊喜地吸进一口气。

上面是一个阁楼，整个二楼，是一个阁楼！尖尖的天花板，两面全是窗！光线比楼下充足，空气也比楼下畅通得多。

“一个阁楼！”她惊讶地在低嚷。

“是的，一个阁楼，多舒适的阁楼。”曾老太太回过头来：“这是我睡了三十多年的地方。”

嘉斯环视四面一眼，两边的窗子，全改成落地玻璃，阁楼上的杂物，一切全移去，再铺上浅色地毯……

她连忙奔到窗子边去张望，外面是木兰花树的树梢，下面，就是那条小径，绿色的草地，就像平铺着的地毯！

就在这短短一瞬，她立即爱上这间小房子，这幢小阁楼。

“为什么没有人居住？”她回过头来问曾老太太。

“我一直住在这儿，半年前搬了出去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我年纪老，身体不适，住在朋友家，朋友有家人，可以照顾我。我的身体一直不好。”

嘉斯点点头。

“人老了，就不能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了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这里离市区远，空气好。不过一个老太婆住在这里，万一有什么事，叫天不应，呼地不灵。所以我住到朋友家去，他们有家人。”

嘉斯靠在墙边，再仔细看看头顶的天花板，阁楼顶是尖型的，她最喜欢，她的主意，就在这一瞬间立定了。

“我喜欢这小屋子，我租下来吧。”嘉斯说：“租金反正也不贵。”

“啊，这就好了。”曾老太太喜悦地点头：“这太好了。洗小姐，你一个人住？”

“对，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这太好了，一个人住这房子，实在太合适了。”曾老太太又问：“你做哪一行的？洗小姐？”

“室内设计。”嘉斯回答。

“就是……布置屋子……把房子弄得很漂亮的行业？”曾老太太问。

“对，我就是干这行的。”

“这更好了，你一定会把这阁楼布置得尽善尽美了，洗小姐。”

“曾老太太！”嘉斯马上说：“我向你租屋子，我们签多久合约？”

“什么合约？”曾老太太一摇头：“不用合约了。反正我也不会回来住了。”

“这是不成的，老太太。”嘉斯立即说：“我租下了，准备好好装修一下，布置一下，我们彼此有个合约，比较好。”

“你怕我以后不再肯租给你？”老太太笑了：“老实跟你说吧，那朋友家，我也不会住得太久。我打算一、两年后，自己住到老人院去。”

“哦——”嘉斯上上下下地张望：“不过，我住了进来，要在装修方面，花上不少钱。我坚持有一个合约，这样比较好。”

“那么……随便吧。”

“打算签多久？”嘉斯问。

“随便你嘛。”

“五年，长不长？”嘉斯于是说：“签个五年的合约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极了，”曾老太太立即说：“我只是恐怕……五年之后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命哩。”

“胡说话，”嘉斯笑起来：“老太太，您会长命百岁哩。那么，我们明天到律师楼，去弄一个合约吧。”

“什么律师楼啊？”曾老太太叫起来了。

“我会开车来接您的。”嘉斯一笑：“只是去签个字就行了。”

老太太点个头。

“房子租出去就好了，这样空着，我担心。是浪费啊。”老太太最后说。

“天惠！”抓着电话的话筒，她兴高采烈地叫：“我找到了！我找到了。”

“嘉斯，你在哪儿？你找到了什么？”电话筒内传来麦天惠莫名其妙的声音：“你找到了？找到什么？”

“找到了？找到了！”她喘气，心不断地狂跳。

“你发疯了？”

“我找到了我的梦想了啊！”她向电话中的天惠大叫：“我一天到晚想找的梦想啊！”

“是你一直想找的房子？”那边传来不能置信的嗓子。

“对了！对了！”嘉斯伸手在台上一拍。

这一拍，令站在设计室一角选择布料的苏泰莉回过头来，看看她的老板娘。

只见这老板娘兴高采烈地对电话叫嚷，不用说，对方一定是麦天惠了。

自从这间室内设计公司开张以来，泰莉一直跟随着嘉斯，却从未见过她如此兴奋过。

“你猜！你猜！任你怎么样！你也猜不到那是一间怎么样的屋子！”嘉斯边说边笑。

“不会是一座建立在树顶的屋吧？”对方的天惠在话筒内嚷：“是不是像‘鲁宾逊漂流记’的那种树屋？”

“我不跟你说！”她嚷：“你的店关门之后，到我店里来吧！OK！不多说了！”

“OK！”

把电话挂断，嘉斯仍是在微笑，这种笑容，是从心府沁出来的。

当她发现店角的苏泰莉一直傻憨憨地望着她时，她这才站起来，走到苏泰莉身边。

“怎么了？泰莉？”嘉斯问她的女助手：“陈太太要的窗幔，布料选好了没有？”

“替她选好了，”泰莉取起手上的料子：“哎，那陈太太，昨日说要深蓝，今天又说要淡蓝，一天几变，终于选了这一种。”

边说，泰莉边把手上的窗帘料子，递到嘉斯手上。

“嘉斯，你看！”泰莉喃喃地：“她选的竟是这一款！”

“天啊！”嘉斯伸手在额上一拍：“俗气！一点格调也没有！”

“我也这样说！”泰莉无奈地：“但是她选来选去，结果仍是坚持要这样子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品味的人，洗脑都不会改变。OK，把这窗幔给她吧！”嘉斯耸耸肩：“不然，她的那幢住宅，到明年年底都完工不了！”

“对了，正是如此！”泰莉把头一点，将手中的料子放下。

“陈太太那边的工程完结之后，我们立即又要展开另一个工程了，”嘉斯对泰莉说：“这一个工程，哎，很大，很重要。”

“嗯？”泰莉愕然地睁大眼：“又接到什么名流贵族的生意？”

“不，比任何名流或贵族更要重视！”嘉斯神秘地笑笑。

“哦？”泰莉傻住了：“什么人的房子？”

“洗嘉斯的房子，”嘉斯指指自己的鼻尖：“我自己的房子！”

“啊？……原来是真的！”泰莉欢天喜地的叫起来：“我刚才听到你在跟天惠讲电话，原来你真的找到了房子？”

“对了，可说十全十美！正如我梦想中的一样！”嘉斯几乎窜跳起来：“这一次，我终于会有一个家了！”

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房子一定是罕有的！快，嘉斯！告诉我！”泰莉拖住老板娘的手，急急嚷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型式的房子？”

“嗯，我很想告诉你。”嘉斯瞥她一眼：“但是在未告诉天惠前，我绝不泄露秘密！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泰莉笑起来：“那么，以后我会有机会见到吧？”

“以后！哈！”冼嘉斯向天一望。“以后你可能天天要去那儿替我督工！我们要大忙特忙了！”

晚上八点，麦天惠赶到“嘉斯室内设计”。

天惠自己的设计公司，一向是晚上七点半关门的，关了门，开车到嘉斯那儿刚好半小时。

时间算得十分准，嘉斯见到天惠踏进玻璃门，她看看腕表，刚好八点正——一分没有差错。

天惠肩上背了一个大袋子，穿墨绿色的外套，走进店来，一脸精神充沛的笑容。

“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？”他边进门边嚷着问：“房子在什么地方？”

嘉斯迎上去，取出手袋内的门匙：“门匙在这里！”

“你已经租下来了？”天惠惊愕地嚷：“你根本没有带我去看一看，就把房子租下来了？”

“我要给你一个惊奇。”嘉斯说：“好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惊奇一下！”

她根本没有让天惠坐下，拖住他的手，走出设计室。

“泰莉！替我关店门上门啊！”边走出店门，她边向店内的泰莉叫。

“好!”泰莉应着:“记住啊!等天惠先看了那屋子,下一个人,就轮到我了!”

嘉斯挽着天惠的手,走到路边。

坐进嘉斯的车子,天惠把肩头背着袋子扔进车厢,自己也坐了进去。

“你的店怎么了?”嘉斯边驾车边问。

“生意不错。”他回答:“跟你的相比当然小巫见大巫了。你做的全是贵族、名门、大客户!”

“什么意思?”她格格地笑。

“有一天,我的设计室,能做到你这样大的规模,那就好了。”他望望她。

她驾着车,回头来瞥他一眼,他那一张充满艺术感的脸,还充满了自信。

“慢着,慢着,”她嚷:“你还年青。”

“你比我小两岁,为什么做得比我更成功?”他呵呵地笑:“人人只是知道‘嘉斯室内设计’,却没有人知道‘设计六〇’!真倒霉!”

“也许你的设计室名字不够响亮吧!”她望着路面:“气派不够大。”

“什么气派不够大?我真不明白。”

“有个室内设计叫‘设计二〇〇〇’,不是么?”她说:“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店名叫做‘设计三〇〇〇’或‘四〇〇〇’?为什么定要叫‘六〇’?我真的是有点不明白。”

“你当然不会明白。”他蹙蹙浓浓的眉角：“我自己明白。”
“请解释。”

“我今年二十四，”他十二分认真的：“进了这一行两年。我再拚命地向上钻，拚它个几年，总会有点名堂闯出来了吧？”

“那跟你店名的‘六〇’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有了名堂，好像你这样出名。”他说：“就再干它三十多年，然后退休。”

“退休？”

“呸，六十岁退休。”他很认真地：“真的，我早就决定了。”

“难怪叫‘设计六〇’！我明白了。”她哈哈大笑。

天惠真是一个很有趣的大男孩子，嘉斯是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认识他的。

那个鸡尾酒会，倒底谁是主人，她也记不起来了。总之是一批设计家中的一个。

那酒会上，人人衣香鬓影，男士们都戴上领带，着上西装。突然之间，全场上就出现了一个高高个子的大男孩。

他只穿一件皮外套，肩上背了个大包袋，满脸微笑地周旋在人群中谈天、喝酒——这一个人，就是麦天惠。

那时候麦天惠只绘设计图，在另一家设计室内当助手，因为他穿那副衣着来赴会，又显得毫无尴尬与自卑感，嘉斯才注意起他来的。

后来他们在酒会中谈“法兰·劳莱”，又谈欧洲的“罗可可”设计。

自此，他们交上了朋友。

六个月后，麦天惠自己出来揽设计公司，那个小小的：“设计六〇”就开张了。

开张时，嘉斯不但送了不少的鲜花去，用不同的名字去替他充撑场面，还特别为他在鸡尾酒会招待会上任“迎宾”。

由她的面子，她替他拉到不少贵兵——因为这时候，她与他已经彼此深深地相爱了！

车子一直在路面驰过，那过往的一切在嘉斯脑前掠过，就只好像是昨天一样。

“我不明白，”天惠她的身边的天惠又开口了不少的鲜花去，拚命的做，就是追不上你？”

“喔，算了吧！”她向他笑起来：“你才入行两年，以小型的室内设计，你在英国中，已经很有名了。”

“我不是自卑！”他望他耸了耸肩：“也许因为你是英国专修过回来的关系。”

“不要自卑，你不像自卑的人。”

“我不是自卑！”他叫嚷着，向她笑笑：“我是不服气！”

他逗得她笑了。有时候，他就像一个大孩子。

车子到近郊的一条岔路上，望了望。她将车速降低了。

“住在这地方，不方便吧？”她看看四周。

“很方便啊。”

“你有车子，当然方便。”他微笑说：“我是靠两条腿走路的啊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早就已经替你查过了。”嘉斯安慰他：“公共车站就在对面，不过班次比较疏一点罢了。”

“她把车子停下。麦天惠向前一看，不觉一呆。

“在暗暗黑黑的夜里，他只见到前面黑漆漆的一堆。

“就是这房子？”他跳下车来，带着愕然。

“你跟我来嘛。”嘉斯跳下车，取出门匙。

她拖住他的手，引着路，走到园子外，她用门匙开了门。

“里面有个园子，绿草遍地！”嘉斯说：“现在黑漆漆，你看不见，白天会美丽得多。”

他跟着她向前走，走到屋前，她又用门匙关了门。“啊”地一声，木门发响。

“门键要上油。”天惠对她说。

“整道门都要换。”她说摸着黑进去。

天惠跟着她找到屋内的灯掣，她伸手将电灯亮了。灯光一亮，四面的景色，清晰地闪进了天惠地眼内。

他四面一看，见到的全是堆尘与覆盖着布块的家具。

“就是这屋子？”他忍不住低叫起来：“这是间什么屋子啊？”

“少批评！”她一口阻止他：“先到上面来看！”

说着她向他一抬手，匆匆奔上楼梯去，到了上面，天惠顿时就怔住了。

“是一间阁楼！”他终于附和她了：“一间好特殊的阁楼！”

“你服了吧？”她仰起脸：“我找到这样的地方！”

“我从未见过这样型式的屋子!”他带着惊叹。

“你想想看，那边全换上落地玻璃，墙上全粉刷过，装上垂地的纱幔……屋顶的天花板，装置些特别的灯光，地上全铺地毯，对了，对了，”嘉斯不断地说：“那边靠窗的地方，还要种些花草……那边放床，那边放音响，那边放电视，还有这一边……”

“她不断地往下说，直到发觉天惠牢牢地盯住她时，她才止了声音。

“这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屋子，”他走上前去，把她拥在双肩内：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……要把这整间屋子弄得像样，那要花好大的功夫。”

“我们这些室内设计师，要来什么用的？嘎？”她在他耳边一吻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可以把这儿变成天堂！”

“嘉斯，这要花上不少钱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可没有这种钱，嘉斯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我没有说要你花钱啊。”她笑起来：“但我要你出力。”

他默然了，接着问：“你租这个地方，是想在这儿长居？”

“这是我们的地方！”她充满情愫地：“天惠，这是我们的地方！”

她一向已有一层布置得很舒适的住宅，他是知道的。

而他虽然只租了别人一间大房间，但也布置得很舒适，这也是她知道的。